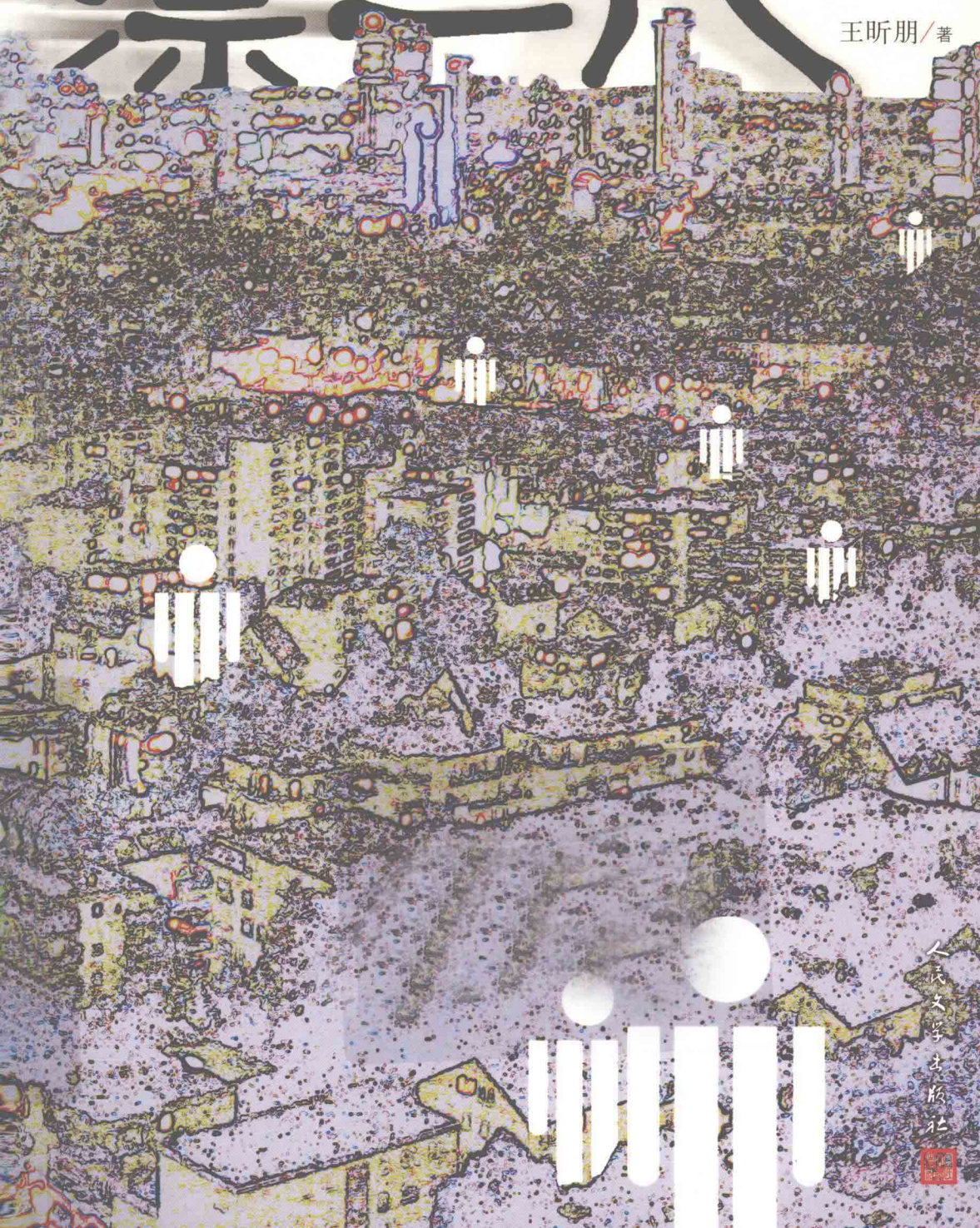


漂 感 受 : 神 马 都 是 财 富

# 漂二代

王昕朋 /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王昕朋/著

# 漂二代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漂二代/王昕朋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
ISBN 978-7-02-008859-1

I. ①漂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52410号

责任编辑 安 静 李昌鹏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印制 史 帅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96千字

开 本 680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21.75 插页2

印 数 1—15000

版 次 2012年1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8859-1

定 价 30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## 目 录

### 【第一章】 ..... 001

宋肖新在老屋门前站了会,看见门板上依稀可辨的年画上还留着她小时候画上去的笔迹。可是,她并不想打开老屋的门锁,就是想,她也没有钥匙。去了北京这么多年,北京和北京人从来都是拿她当外地人;到了老家,她感觉自己也成了外地人,这种外地人的感觉比在北京还甚。

### 【第二章】 ..... 017

售楼小姐宋肖新和许多北漂一样觉得在北京没根没底,有一种虚空感,繁花似锦的背后是绵绵无尽的孤寒。她突然想变成一根柔软的青藤,缠着一棵伟岸的大树,过落地生根的日子。他早就想上她。可是,她不想轻易让他得手。始乱终弃,是大多数男人的通病。

### 【第三章】 ..... 032

结婚半年后,妻子肚子大了,吵着要到美国生孩子,要了一大笔钱后就和汪光军说拜拜,而且开诚布公地告诉汪光军:你只有钱而没文化,我当初嫁给你是因为我有文化而没有钱。现在,你还是只有钱没文化,而我现在既有钱又有文化。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沟通是文化认同感,我们之间恰恰缺这点,所以,我不能和你再生活下去。



**【第四章】** ..... 052

也许是出于好奇,抑或还有别的原因,宋肖新第二天上网时搜了一下冯功铭的资料。让她大吃一惊的是,他不仅是个在业界优秀的律师,而且是一个副区长的儿子、法律博士、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。他三十五岁了还没有结婚……

**【第五章】** ..... 077

韩可可家原来也住在十八里香。她爸爸韩土改和张杰的爸爸一样,都是建筑工地上的小工,干的活最累,挣的钱最少。她妈死得早,她爸既当爹又当妈含辛茹苦拉扯她,爷俩过得极为窘困。可是,到了她读五年级那年,她爸韩土改突然一夜暴富,震惊了十八里香所有的乡亲。

**【第六章】** ..... 091

韩土改虽没什么文化,人也长得猥琐,但却有着极高的悟性。他深知书是死的,人是活的,要想吃这碗饭,重要的是琢磨人。凭着打小走村串户跟着老瞎子练就的童子功,凭着这么多年小心翼翼活命的经验,韩土改迅速地将书上似是而非的文字吃到了肚子里,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飘飘忽忽的半个仙人了。

**【第七章】** ..... 108

汪光军是韩土改命中的贵人,是他的财神。开始,汪光军对他有一种崇敬之意。他对汪光军则心存感激。渐渐的,汪光军把他当做自己生意场上的一张王牌,利用他与一些人拉关系,尤其是像冯援朝一类的领导。

**【第八章】** ..... 125

冯功铭的妈妈虽然着急,但择媳标准始终不变:演员、模特、商人不能找;低学历、职业不稳定、没有北京户口的不能找;爱出风头、

自以为是、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不能找；个人成长环境、家庭环境、社会环境不好的不能找。按照妈妈说的标准，宋肖新根本不可能被家人接受。

## 【第九章】 ..... 141

说这件事是“假伤门”太武断，发帖子的人又不是给汪天大做检查的医生，也不是法医，不具这种资格……宋肖新根本没等他往下说，就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。冯功铭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怎么也想不明白的是，你也和抓肖祥的警察、和姓汪的穿一条裤子。

## 【第十章】 ..... 157

韩土改从汪光军的一言一行中揣测着他的心情。他知道在汪天大与肖祥、张杰打架这件事情上，无论怎样测算也不可能让汪光军开心。韩土改说你想办的事之所以有曲折，不是因为对手强大。与你相比，你的对手太弱小，“宝刀难断水，大网不捞沙”。

## 【第十一章】 ..... 174

宋肖新也有这种感觉，她现在像是在推一堆棉花，用尽全力，也只能把这堆棉花推变形，而整个棉堆则纹丝不动。她是个急性子，急性子的人在推棉花堆时往往能把自己累死。她有点儿悲观，有气无力地说，我想去医院找到汪天大，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病！

## 【第十二章】 ..... 191

汪光军把招聘企业形象代言人放在招标代理销售公司之前，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。他个人认为，只要宋肖新参加形象代言人的招聘，就说明她向他设计的圈子里迈出了第一步。往后，销售代理，放弃追究肖祥的冤案，和他关系从正常到亲密再到上床……

## 【第十三章】 ..... 210

现实环境最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存原则，尤其是当这个人感觉

到自己的尊严被另外一个人可以轻而易举拿走时,往往只有两条路可走:一条是抗争,结果是两败俱伤,鲜血淋淋;另一条是投降,求得生路,以图东山再起。现实生活中选择走第二条路的是多数。宋肖新在和冯功铭争吵后,想了很多很多。

**【第十四章】** ..... 229

被网民朋友称之为“假伤门”的事件,最近在十八里香炒得沸沸扬扬。这个老板的儿子亲口告诉他的朋友,汪老板觉得农民工的孩子太不给他这个有钱人面子,花钱做的脑震荡鉴定,还逼他住进了医院,目的就是让农民工的孩子知道有钱人不好惹。

**【第十五章】** ..... 247

冯援朝在市政府参加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的一个会议。坐在主席台上的一位市政府主要领导几次看他,看得他心惊肉跳。那位领导在讲话时,也有两次脱稿,严肃批评一些干部傍大款,以权谋私的行为。冯援朝出了一身冷汗,一直到散会也没敢抬头。

**【第十六章】** ..... 266

果然如李豫生预料的一样,宋肖新听了李豫生的话,气得七窍生烟,把碗筷也扔了。她打开随身带的手提电脑,上网搜寻了一下自己的名字,的确有两张最新的照片,一张是她和汪光军在高尔夫球场打球的,一张竟然是她的裸照。

**【第十七章】** ..... 281

李豫生除了能施展自己服侍男人的本领,让冯援朝离不开她,还有一点让冯援朝喜欢的,就是她坚守做官员情人的潜规则,不打听他的单位和职业,不干涉他的时间和交往,不过问他的收入和家庭。只要我想得到的你满足了,那些对我来说毫无关系。

**【第十八章】** ..... 299

冯功铭看得目瞪口呆。这十几辆全是进口名牌车,奔驰、宝马、劳斯莱斯、迈巴赫、沃尔沃……而且都是顶级配置,最次的价值也在百万以上。他连连摇头,说不用不用。我怎么开得起这样的车。汪光军大度地笑了笑:瞧你说的多见外。这些车是我的也是你爸的,那还不就是你的。

**【第十九章】** ..... 314

冯援朝想到了会议内容可能与李京生昨晚被人打伤有关。无论如何不能把火烧到汪光军身上。虽然他一点都不同情汪光军,甚至想着要是有人把他杀了可能是最好的结局,但此刻,他必须保护这个让他恨得牙痒的流氓混蛋。

**【第二十章】** ..... 328

韩冬看得越来越清楚,农民工的第一代到北京是来挣钱的,大多数人挣了钱回老家盖房子、生儿育女。张杰、肖祥这样的农民工二代,则是打算长期在北京留下来,做个北京人。要让他们稳定,就得让他们享受和北京同龄人一样的教育、就业和社保。

**【尾 声】** ..... 339

三年后,肖祥从老家考进了北京的一所大学。他是当年全县的高考状元。

汪光军被抓之前那么有钱,也不是北京户口。



# 第一章

—

宋肖新这是第三次来镇派出所了。

她是从北京来的,在一家售楼公司工作。她高挑的身材和端庄美丽的容貌,以及时尚的穿戴,在这个镇子上几乎找不出第二个。走在街上,她明显能够感觉到投向她的目光如芒刺一般,让她心里不舒服。她没想到自己还会有不敢敲门的一天。做售楼小姐,尤其是北京的售楼小姐,什么样的人物没见过?她是不愿面对敲开门后一双双极具攻击力和穿透力的眼睛,那眼神仿佛磨得锋利的刀片,足以把她撕个稀巴烂。

她第一次进派出所,用尽可能准确的河南话,问一个留平头的警察,大叔,办证在哪?平头警察甩给她一句硬邦邦的河南腔:人不在!可能听她的声音甜甜的,抑或是闻到了她身上散发出的香水味,说完抬头看了看她,目光顺着她两条笔直的腿一路看起来,到了她的脸上,平头警察的嘴就嚓地撕开一道巨大的口子,关在里面的牙全都突到了嘴外,眼睛则迅速收缩成了两个黑点。宋肖新第一次看见有人笑得如此不加掩饰,如此肆无忌惮,心里不由生出几分惧怕。

她把办理护照的理由向他简单陈述了一遍。他听了,眼睛夸张地睁大了,好像要向嘴巴看齐。接着扯过一把椅子让她坐。略一等,略一等,坐!说着拍了拍她的腰,又递给她一个满是茶锈的杯子:喝水喝水,

我的杯子,早上刚用洗衣粉涮过,干净。然后问她,你是演员还是模特儿?看你长得模样、气质就不同一般打工的。

宋肖新说我是售楼的。他听了又上上下下打量她一会,是吗?那你在北京一定有房子了吧?

宋肖新有点儿烦了。她说售楼的就是打工的。平头警察直摇头,表示不信她的话。然后跑到院子里大喊:狼羔子在吗?有美女找你!

那个被平头称为狼羔子的警察不在。宋肖新在平头警察的屋里等了一个小时。这一个小时里,有几个人过来跟她搭话,有警察,有联防,也有来派出所办事的。宋肖新是本地人,但她很小就到了北京,无论她如何努力,也说不好河南话了。她说河南话时,那些人夸她的北京话说得真好,就像她人长得那么好。在他们眼里,她是既漂亮又有钱,女人漂亮又有钱说明了什么?宋肖新从他们挑逗轻蔑而又贪婪的眼神里得到了答案。她屁股下的椅子毫无悬念地变成了针毡,接着她落荒而逃。

第二次,第三次,那个被叫做狼羔子的管户籍的警察都不在,宋肖新实在是没有勇气再去敲响这栋楼里任何一个门了。派出所的院子里盛满了阳光,在无聊的等待中,阳光把她的影子逐渐拉长拉瘦,她答应冯功铭明天就能相见的承诺又要打水漂了。她能想象出他失望和焦急的神态。他的这种神态她是既满足又心疼。尽管他比她大十多岁,但对她的依恋仍旧像个孩子。平时那个在法庭上西装笔挺,慷慨陈词,在律师事务所里对疑难案子举重若轻,一派成功男人的帅气和自信的他,到了她面前却立刻变成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大男孩。每每想到这些,她都要闭上嘴,否则心底那种幸福感就会喷薄而出。她不愿让他看到她幸福满足的样子。她对他释放的信号是,她对他并不特别满意。

宋肖新虽说是回到老家,但家只是剩下两间许多年没住过人的老屋,像一个历经风雨、衣衫褴褛的老者呆板地站在那里。她在老屋门前站了会,看见门板上依稀可辨的年画上还留着她小时候画上去的笔迹。可是,她并不想打开老屋的门锁,就是想,她也根本没有钥匙,或者老屋根本就不需要钥匙。在父亲的坟前,她也哭不出来,或许是早已就没有了悲痛,父亲变成了一个模糊的记忆。她在村子里见到的多是老人和孩子,这些老人,她只是觉得面熟,却已经不知怎么称呼,而孩子们,则

完全把她当成了一个过客。她在一个儿时的小伙伴家住了一个晚上。那个小伙伴听说她回来办护照，睁着大眼看了她好大一会，惊奇地问，你在北京小二十年，咋还不是北京人？

宋肖新假装逗那个同学的孩子玩没听见。

老家对于宋肖新充其量只是一个符号。在北京这么多年，她是外地人；到了老家，她感觉自己也成了外地人。在北京她买不起房子，可以租房子住；而在老家，她在过去的小伙伴家借住一个晚上，又住进了宾馆，这是唯一的能满足她的私密要求和起码的舒适要求的办法，但却使她更感觉自己是外地人。人在旅途，多少会有些孤寂，宋肖新这时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自己想冯功铭了……

她的手机就在这个时候急促地响起。她的心跳了一下，马上想到是冯功铭打来的。她故意不接，让手机唱完半支歌，然后摁下接听键，漫不经心地说：嘛呀？没想到，电话那头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：小新，我是你妈。

妈的脸仿佛一本苦大仇深的书，一天过去翻一页，是苦；再过一天，又翻一页，是难。一张口不是牢骚就是抱怨。她一听她的声音就心烦，问干吗？冯萍萍说，你咋还不回来，在那破地方你还待得住？宋肖新说你以为我想待？要不是你把我生在这破地方，八抬大轿抬我也不来。冯萍萍说，你弟这次全区比赛又拿了第一名。他都拿了三次第一名了，你还不快点回来跟小冯说说。宋肖新一愣，跟小冯说什么？冯萍萍说让小冯他爸爸给你弟办北京户口啊！宋肖新一听就火了，对电话里兴高采烈、理直气壮的冯萍萍说，你以为你是谁，小冯他爸听你的？冯萍萍急了，小冯他爸不是副区长吗？他一句话祥的白（北）京户口准落上。冯萍萍说的是一口河南普通话，说“北京”时总说成“白京”。宋肖新说他爸真那么大本事就啥也别干，每天说一句话就够吃够喝了。

挂了冯萍萍的电话，宋肖新接着就给弟弟肖祥打过去，肖祥关机。她想了想又拨冯功铭的电话，听见电话里的音乐响了一声就挂掉了。她常常这样给他打电话。不为省钱，也不是逗他玩，而是不想让他觉得自己太主动。肖祥户口的事，她跟冯功铭提到过，冯功铭答应问问。现在再提起，会不会让冯功铭觉得自己太功利？可是，她自己的亲身经

历,又让她深深知道北京户口对肖祥多么重要。

只过了十几秒,冯功铭的电话就打了回来。宝贝,终于想起给我打电话了。宋肖新说没有啊,是不小心碰错了键吧?冯功铭说碰错了键也算是我的福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,想死我了。宋肖新说户口带不走我就不回去了。冯功铭那边一下子卡了壳。宋肖新也生气地挂断了电话。就这德性,一说户口的事不是绕口令就是装聋作哑,你冯功铭到底对我真不真心?

肖祥又得了第一,这让宋肖新很高兴,这个同母异父的弟弟是宋肖新最亲的人。她又给肖祥打电话,肖祥还是关机。无奈,她给肖祥发了条短信:

祝贺!你领奖那天姐一定到场给你祝贺。姐也给你个大奖……

## 二

肖祥走出北区“成长杯”中学生迎奥运外语竞赛颁奖大会会场,迎接他的是一张张熟悉的面孔:姑姑肖桂桂、被称为“乡长”的李跃进、他的班主任老师等等。一个女孩笑逐颜开地给他送上一朵鲜花,祝贺你祥哥。你给咱们十八里香打工子弟学校争了光!这个女孩叫李京生,老家和肖祥一个村,现在是十八里香打工子弟学校初一年的学生。

肖祥在浓浓的亲情和乡情簇拥下,上了他的好朋友张杰的昌河面包车。肖桂桂喜得合不拢嘴,左手拉着肖祥的手,右手不时摸摸侄儿的脸,擦擦鼻子,再擦擦眼角,好像在给侄儿做美容。李京生歪着头瞅着肖桂桂,兴奋地说,桂姑,我下次写作文,再写到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时,知道怎样描写了!说完,又拿着肖祥的获奖证书,反过来看倒过来看。祥哥,你读高中可以进个好学校了,四中、八中、人大附中、实验中学,哪个不得抢你。你还得好好挑一挑呢!

肖祥没说话。他脸上的淡淡愁容,引起了肖桂桂的不安。她说,你姐回老家办护照,可能有事耽误了。你别生她的气。

肖祥说,我姐给我发过短信了。

肖桂桂又说,你哥部里开会,请不下假,也不能来……

肖祥的班主任也一直没说话,还不时皱着眉头。张杰从肖祥和他班主任的情绪中好像看出了点什么。他打开了车上的音响,放了一首流行歌曲,想让肖祥和他的班主任调剂一下心情。不料,肖祥刚听了几句就让张杰关上。哥们,我累了,让我歇歇行吗?求你了!

张杰又打开车窗,点了一支烟,刚抽一口,李京生从后边出其不意地伸过手给他夺下,嘴里嚷着我抗议在未成年人面前抽烟,危害未成年人健康。张杰说,你个小丫头从小就横,长大了别找不到老公。现在剩女满地都是,你等着当替补吧!肖桂桂骂张杰乌鸦嘴,京生是十八里香最漂亮的小公主,才不愁嫁不出去呢。

肖祥仍旧不声不响,闭着眼睛靠在座位上,神情有些疲倦。张杰从后视镜看了肖祥一眼,知道肖祥心里肯定有事。

肖祥和姑姑肖桂桂住在一个老院子里。肖桂桂双脚迈进院子,一眼就看见自家门前摆着的一只红色塑料桶。她紧走几步,装作开门,悄悄地用一张旧报纸把那只塑料桶盖上。她这个动作既自然又敏捷,一般人看不出来。

肖祥家在院子东北角旮旯处,一间大约有十一二平方米的房子,外边是四平方米的临时搭建的棚屋。中间用帘子隔起来,姑姑肖桂桂住在里边,外边的单人床就是肖祥的卧室。这一下来了七八个人,别说坐,站着也有点像下面条。肖桂桂不好意思地对肖祥的班主任说,屋子太小,没来得及收拾,就不请你们到家里喝茶了。

肖祥的班主任并不在意。他说,咱们还不都一样,哪有几家住得宽敞的。我还要回学校,自家人就不客气了。张杰有车,要送老师回家。老师也没拒绝。

咱们的状元郎回来了,我看看又拿了个金杯还是银杯。随着一声粗放的声音落地,一位年龄六十左右、高高胖胖的妇女迈着咚咚响的大步进了肖祥家的院子。李京生高兴地说,韩妈来了。然后扑上前拉着她的手,亲热地亲了两下。

被李京生称为韩妈的妇女叫韩冬,是十八里香社区居委会的主任。她个子高,进门时门框碰了下头,疼得哎哟一声。她把肖祥拉到怀里,像见到久别的儿子一样。看看我家孩子多棒呀。我从当村委会主任,

到改成社区居委会主任也有二十多年了，你是十八里香的孩子们中拿奖最多的，可给十八里香争光了。你韩妈脸上也有光。不信，你摸摸韩妈的脸，油光油光的，哈哈……

肖桂桂搬了一只凳子招呼韩冬坐，诚恳地说，韩姐您给孩子多费心了。这些孩子哪个都打心里和您亲。

韩冬摆摆手，你老大姐不喜欢听奉承话。要说，心还真没少费，忙倒是没帮多大。我刚才还给居委会的几个同志说，咱居委会虽然没多少钱，但想方设法也得给祥这孩子点奖励。

李京生抢着说，韩妈您要奖我祥哥，就把北京户口给他转了呗。

韩冬笑了，摸摸李京生的脸蛋。闺女，等哪天你韩妈说话当家了，第一个就解决你祥哥的户口。她说完，才发现肖祥笑得有些不自在。她深深知道，这些孩子既有强烈的自卑感又有强烈的自尊心，容易多心、多疑、多愁，也容易多情、多思、多变。他们的自尊就像挂在树枝上的露珠儿，一句话、一个眼神都有可能碰落。她叮嘱肖桂桂弄点好东西给孩子补补，然后就要告辞。李京生说要回家，牵着她的手活蹦乱跳地走了。

韩冬刚走，冯萍萍来了。她在肖祥很小的时候就改了嫁，和肖祥不生活在一起。她从胳肢窝里夹着的花书包中，取出一件印有“迎奥运”大红字和奥运吉祥物的T恤衫，不由分说地帮着肖祥脱下身上穿着的T恤衫给他换上，拉着肖桂桂看。他姑，你看这件衣裳还行吧？我给小宝买衣服时特意买得大一号，留给祥的。她本来是想告诉肖祥她心里惦记他，没想到弄巧成拙。肖祥听了，脸上又多了一层反感，把T恤衫脱下来扔给她，然后爬到床上面朝着墙睡了。冯萍萍委屈地说，唏，这孩子咋越大越不通人性？

肖桂桂赶忙把冯萍萍拉到门外，陪着笑脸说，祥心里不知有啥事，这半天没见他笑一笑。

冯萍萍揉了揉眼睛说，祥和肖新恨我偏心小宝，打那年送他回老家，他就记恨我。可你是知道我们家那几年的光景，多苦多难啊！我这当娘的有一分容易也不会送他回乡下。说着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

肖桂桂说，姐你也别多想。反正我没听肖祥说你一个不字。他懂



事,知道你的难处。他上初一那年你给他一百元钱,他在枕头下压了大半年,最后让老鼠吃得还剩个角角,角角他还夹在书本里,不时拿出来看看。

两人边说边走,到了街口上,碰到送肖祥班主任回来的张杰。街口停了一辆拉货的大车,张杰的面包车开不进去。他摁了一会喇叭,大车司机不知跑哪去了。他怒气冲冲地下了车,朝大车的轮胎踢了几脚,嘴里恼羞成怒地喊着,丫有这样停车的吗?

旁边有一家小美容美发店,店门口放着一只大铁盆,一个大约二十三、四岁的女人高挽着袖子,满头大汗地在搓洗衣服,旁边一个两岁多的女孩在低头玩耍。那个女人用沾满了洗衣粉的手撩起围裙擦汗,抬头看见了张杰,热情地和他打招呼,小杰兄弟,你干吗和轮胎生气。你踢它,它不知道疼,疼的是你自己的脚。你要放心,就把车停我这门口,我帮你看着。

这时,她身边那个小女孩手里的玩具掉在地上,滚到了两米外,小女孩跑过去弯腰捡,一辆由南向北的摩托车突然疾驶而来,眼看就要撞到小女孩的身上。那个洗衣服的女人惊吓得大叫一声,猛地站起来。她绊倒了洗衣的大铁盆,又被大铁盆绊倒,四肢伸张趴在泥水中。张杰跃身冲过去,抱住小女孩,顺势在地上翻了个身,躲过了飞驰而过的摩托车,然后又起身把那个惊魂未定的女人拉起来。那个女人忘乎所以地把他和小女孩一起抱在怀里,小杰兄弟,谢谢你救了我女儿。

张杰看了一眼那个女人雪白的脖颈。梅子姐,跟兄弟还客气啊?

边说边走的肖桂桂和冯萍萍也看到了这惊险的一幕。肖桂桂说,张杰这孩子仁义。冯萍萍却努了努嘴,不以为然地说,他哪是仁义,是想打梅子的主意。你没见他一天到晚贼眉鼠眼地在这转来转去?让祥少和他来往。

张杰看见肖桂桂,一边擦着汗一边迎上前,桂姑,我还有点事。你告诉祥哥,晚上我请他吃饭!说完,风风火火地走了。

三

肖祥获奖的消息,在他所在的十八里香打工子弟学校初一初二两个年级引起很大反响,而初三年级的反应却冷冷清清。

班主任老师一上来就表扬肖祥,说学校打算召开表彰大会,给肖祥嘉奖。肖祥这是第三次在全区大赛中获奖。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光荣,而且是咱们班、咱们学校的光荣。他边说,边带头鼓掌,然而教室里静寂了很长时间,一个响应的也没有,有的学生甚至表现出不屑一顾,弄得他非常尴尬,肖祥也不好意思地低头趴在桌子上。他生气地拍了讲台,唏,看看你们一个个不以为然的样,是什么心态?

这时,一个胆子大点儿的女学生站了起来,冲老师说,老师你也别把我们看得太低。我首先声明我不是嫉妒肖祥,而是同情肖祥,为肖祥抱屈。班主任问她什么意思?她反问班主任,肖祥获了三次第一,但他能继续在北京读高中、考大学吗?

教室里响起一片呼叫声:

回答呀!怎么不告诉我们实话?

嘉奖、嘉奖,一张空头奖状有屁用!

不收择校费、借读费也行,做得到吗?

一个男孩子扯着嗓门叫喊肖祥冤,比窦娥还冤!在北京学习用功有啥用。另一个男孩接上喊,肖祥不是喜剧是悲剧,老师你为啥鼓励我们演悲剧?不知谁朝讲台上扔了个纸团,接着又有人扔了只空矿泉水瓶子。矿泉水瓶子打在黑板上,又掉下来砸在班主任的头上。于是,教室里爆发出一阵嬉笑声。

班主任呆若木鸡地站在讲台上,任凭学生吵闹而一言不发。他已经当了五届初三毕业班的班主任,每一届初三班到了下半学期,也就是临毕业时都不好带,原因是毕业后的去向选择问题。按照北京的学籍管理规定,外来人口的子女在北京借读,只能到九年义务教育阶段,所以,打工子弟学校也只有初中班。他们中有些家庭条件好的,花点钱继续在北京借读三年高中不是不可能。但高中毕业必须回原籍参加高

考。北京的教材和老家的教材不一样,教学方式不一样,在北京成绩优秀的学生回地方参加高考,不一定就考得好。所以老师支持甚至动员他们早点回原籍,早适应当地的教育。到了初三下半学期,有的学生提前转学回户口所在的原籍;有的学生辍学,提前走上社会。既然不能继续在北京读高中,又不愿回老家,还不如早点找个事做。一个初中班初一开学时往往人员严重超编,他带过的人数最多的班有八十多人,拥挤得连写作业都伸不开胳膊肘儿。但是到了初三下半学期,能剩下一半就不错了,去年学校不得不采取措施,让两个班合并为一个班。班主任老师去年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,说着说着竟然泣不成声。他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了,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二代都长大了,几千万人呢,国家这些年改革了多少制度,怎么这户籍、学籍就那么难改吗?这些孩子同他们上辈人的想法不一样,大多数人打死也不回老家。如果有一部分人只有初中学历留在城市里,你这个城市的整体素质又怎么提高?他当时还举了张杰的例子。张杰因为不愿回老家,初二留了一次级,初三又留了两次级,等于比别人多上了一个初中。去年下半年离开学校,一年中三进派出所……

在校的初三年级学生中,有的是家长打着骂着逼着才没退学,但公开宣称是为家长学习;有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精力用在查信息,找工作上,一旦找到工作立马走人;有的勉强应付作业,每次测验成绩都不及格。这一类学生,压根就不再把学校的纪律放在眼里,更不用说班主任老师了。如果遇上张杰那样的学生,两句话不投机,或者管得严一点,对老师动拳头也是有可能的。

肖祥受到的精神打击比班主任老师还要重。他一直趴在桌子上好像睡着了。其实,他是在想着同学们说的话,心里如江海般翻腾。下课铃声响过,教室里的其他学生走光了。班主任老师小心翼翼地走到肖祥面前想劝劝他,见肖祥不说话,也不抬头,只好怏怏不乐地回办公室去了。

班主任老师刚走,一阵银铃般的笑声飘了进来。肖祥不用看就知道是李京生来了。李京生好像刚刚喝了蜜,一脸甜甜的笑容,什么也没说,拉起肖祥就向外跑。肖祥问她干什么去。她说去了你才能知道。